



# 父亲给作家女儿的礼物

□ 邓劫遇

父亲对女儿来说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说女儿的到来是送给父亲的礼物时，同样可以说，父亲是命运给我们的最大赏赐和最神秘的礼物。

打开这件礼物时，我们不确定会遇到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是我们出发的原点，他的宽容、期许和赞美，比任何人都力量。

那些世界级女作家的父亲，又是如何影响她们的？

1775年12月16日，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村大架纷飞，44岁的乡村牧师乔治·奥斯丁先生，原计划是要跟自己的朋友们以一块牛肉为赌注举行农耕比赛的，但是他的女儿出生了，这就是后来以《傲慢与偏见》等六部作品享誉世界的简·奥斯丁。

简·奥斯丁出生的前3年，负债累累的中产阶级一员奥斯丁先生为了补贴家用便已经在家中开班招收一些学生。在已经有5个儿子和1个女儿的情况下，估计简的出现也并非计划之中的。

简·奥斯丁7岁进入寄宿学校，10岁离开。当她从寄宿学校回家时，已经能够阅读父亲书架上的英文书了。

《简·奥斯丁传》的作者托马林这样描述：父亲的书斋里，一排排堆着的全是书，他有一个书架占满了一面64平方英尺（约6平方米）的墙，而他还在继续搜购，不仅有古典文学，还有可以给孩子们朗诵的现代书。他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会用显微镜给孩子们展示极小的世界，例如一滴雨水落在稻草中出现的生命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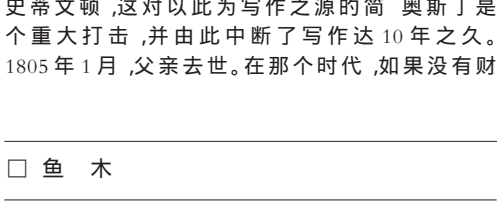
奥斯丁先生允许女儿浏览他书斋里的任何书籍，这对10岁就离开学校教育的简·奥斯丁来说至关重要，这种在书斋里通过阅读而无意识进行的自我教育，同样发生在后来的伍尔夫身上。

16岁生日前后，在简·奥斯丁的一个笔记本扉页上，父亲写下了赞扬之语：无论故事与风格，堪称前无古人。这种不把莎士比亚放在眼里的高度赞赏，不管是出于一位父亲的偏爱抑或是由衷的判断，后来证明这句赞美也不是太离谱。

这种来自父亲对女儿的夸张型赞美并不少见，后面我们回顾简·兰德的父亲写给女儿的评价时会再次看到。

像很多亲密关系一样，父亲也会带来某种不经意的沉重伤害，不管是对于简·奥斯丁，还是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

25岁那年，父母决定搬离生活了多年的家园史蒂文顿，这对以此作为写作之源的简·奥斯丁是个重大打击，并由此中断了写作长达10年之久。1805年1月，父亲去世。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财



视觉中国供图

□ 鱼木

最近家属整理旧书，翻出几册颇有年代感的小册子，全是江湖川乱步的《少年大侦探》系列，有《地底下的魔术师》《宇宙怪人》《少年侦探团》《怪奇四十面相》等，零零总总十来本，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于2000年前后，译者是叶荣鼎。每册书定价7.3元，据他回忆，小学时囊中羞涩，但每次去上海曹杨的新华书店，总会带回一本，一晃20年了。

将这10册薄薄的书放在手旁，突然又勾起了我阅读推理小说的兴趣。夏日炎热，还有什么比阅读推理小说更消暑的事呢？

与藏书动辄数千册的好友相比，我算不上一个嗜书如命的读者，但或许还算得上嗜推理小说如命。毕竟，没有人不爱推理小说。

那就从江湖川乱步说起吧。作为日本推理小说的开拓者，乱步给我的印象唯有诡谲绮丽可以形容。大学时有一阵子囫圇吞枣读了他很



## 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没了我们

□ 李察

野狼进入法国高雪维尔滑雪场巡邏，海豚重围意大利撒丁岛港口嬉戏，猴子成群结队占据了泰国华富里府街头，水獭穿梭在新加坡鱼尾狮公园。这个春天，当全世界人民被新冠肺炎疫情困在家中，环球同此凉热之际，野生动物似乎开始悄悄恢复失地。与此同时，河道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澈，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明显减少，城市的夜空多了许多肉眼可见的星星。人类不过减少出行几周而已，这个世界已经有所不同。那么，如果我们彻底离开呢？

10多年前，当艾伦·韦斯曼完成《没有我们的世界》一书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笔下那完全基于假设的未来这么快就已微露峥嵘。他在书中设想了一个人类突然集体消亡的明天。假设说有一种人类特有的什么病毒，进化速度比人类的免疫能力发展速度更为迅猛，令我们遭遇了灭顶之灾，而其他生物却毫发无损，又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总之，一切都原地不动，唯独少了我们人类，那么世界将会怎样？换言之，

富或者财富继承权，失去了父亲庇护的单身女性，生活将会比较艰难。如今，似乎也并无区别。

传记作者托马林发现，简·奥斯丁曾在一本未完成小说中有这样的段落：父亲一旦走了，事情会更糟，目前至少她们还有房子住，身为牧师的父亲一旦走了，房屋便会被收回。因为和自己的真实处境雷同，简在父亲死后抛弃了这部小说。虽然父亲走了，但是简·奥斯丁少时曾在一本用于写作的笔记本封面上题写的字样依然清晰——来自我父亲的礼物。

有人说：奥斯丁在世界的一隅嘲笑全世界，伍尔夫在世界的焦点看轻全世界。

另一个冬夜里，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882年1月25日出生在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听说如今这栋房子还在。当然，出嫁前，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是斯蒂芬家的小姐。昆汀·贝尔的这句话是伍尔夫传记的首句，曾被书评人誉为一名名著式的开篇。

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伦敦的雅典娜俱乐部成员，致力于文学和科学，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但也仅仅是那种中上阶层里的较低阶层。

斯蒂芬先生承担了一部分家庭教育责任。他在家教孩子们数学，但是弗吉尼亚终身靠数手指来计数，可见文学评论家出来教数学还是文不对题的。最好的教育也许是在教学之外传授的，不讲课的时候，他会教大家绘画，讲述阿尔卑斯山的探险故事，有时他会引领大家背诵诗歌朗诵小说等。

斯蒂芬先生经常会说，伍尔夫几乎是在吞书，比他读得还快。当父亲从书架上帮她取书时，他会说：亲爱的，如果它值得一读的话，它就值得重读。

逐渐，父亲不再为她选书了，伍尔夫获得自由浏览父亲藏书室的权利。书架上有些书并不完全适合年轻女士阅读，但是她允许女儿自行抉择读哪些书。她得学会辨识力的阅读，作出不受他人影响的评判，永远别因为世人赞美就赞美，或顺从批评家的意见发表批评。

伍尔夫必须学会用尽可能少的词语来描述自己，这就是父亲的训诫和他提供的教育机会。昆汀·贝尔说，莱斯利可能是个极其糟糕的数学老师，然而作为英国文学老师，他又有所补偿。

伍尔夫的精神疾病，以及成年后层次的精神崩溃和最终的自杀，可能源于某种家族疾病，更与少时被同母异父哥哥的猥亵分不开。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她依然走进了婚姻，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她的父母之间是深切快乐地爱着。这无疑是一种和煦的火焰，大家都从中获得慰藉。

1904年2月22日，父亲离世。在斯蒂芬家的这幢房子里，死神并不陌生。随着父母陆续离世，弗吉

尼亚·伍尔夫的亲哥哥索比两年前也离开了。

来自家族的命运和不幸，同时塑造了伍尔夫，让她成为以后被称作“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先锋的作家。

时间到了1905年。当高尔基在圣彼得堡的自由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之后没多久，后来被称为美国精神教母的兰·德·奥出生在同一条街道的一家药店上面的公寓里。当然，被世界熟知的这个名字要等20多年后她辗转到了美国才使用的。

历史，一如既往地放纵不羁。这一年，兰德的父亲——犹太人罗森鲍姆先生34岁，在一家药店当经理。这一年，有10万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兰德在童年时期和家人的关系多少有些疏远，特别是与母亲之间，不过她的父亲是一个例外。她的母亲安娜后来以一系列轻薄恶毒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兰德的小说中，但是她却把父亲在自己的一部小说里设置为“他有着浓密的头发和健壮的身体”等正面描述。

罗森鲍姆先生是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年轻时一度也想成为作家，但出于生计考虑，后来他还是去华沙大学学习了药物化学专业。他欣赏女儿的自豪精神和原创性，以及她像剃刀一样锋利的头脑。

后来父亲进入了失业状态，兰德称之为“自主罢工”，并在以后的《源泉》等作品里为这个词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这个时期，母亲安娜通过兼职家教和翻译等承担了养家的责任，父亲的家庭地位变低，主要在家庭持家务和排队领食物等。

但是兰德并没有因此瞧不上父亲，而是异常尊重父亲的这种选择和自由意志。在《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这本传记中，她后来说，和父亲在家人反对中结成盟友后，对父亲的爱超越了家庭情感和抽象的尊重。

21岁生日前夕，兰德带着父亲及一家人的期望还有野心，离开了俄国。

罗森鲍姆先生公开赞许他的女儿，具备成为一个作家的杰出才能、欲望和使命。他经常给身在美国的女儿写信，你一定要清楚地看到和其他人的不同，要以此为傲，要避开所有的疑惑，继续坚定而有信心地向你的目标迈进。

## 夏日消暑，读侦探小说吧

克里斯蒂，则对年轻人分外宽容，不知多少篇侦探小说里，总爱促成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还没有细细梳理过，到底读完了多少本阿婆的书。有时候读到兴起，才发现剧情似曾相识，原来早在之前就翻阅过一遍了，却也没有提前知晓谜底的恼意，反而更觉得是一种巧遇。侦探小说是值得反复回味的。并且在私心里，也不想这么快和阿婆的小说告别。

几年前无意间读到《帷幕》，没想到却是波洛的最后一案。垂垂老矣的比利时侦探又回到了探索生涯的起点，在斯泰尔斯庄园，作为侦探的一生完美谢幕，留给读者的是汹涌的不舍之情。就让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百宝箱永远未完结吧，那样，每一次打开，都有新的惊喜，都有新的疑案等待读者去探索。

读推理小说时的情绪很复杂，既有想马上揭开谜底的渴望，又想着再细致一点阅读，不错漏任何线索。而关于推理的结局，每每猜对了就沾沾自喜，猜错了就只能遗憾自己的功力还不精深。在这种情绪中反复，跟着剧情抓耳挠腮，或许就是阅读的乐趣所在。

面对推理小说时，总是无法抵挡对解谜的喜悦。日本作家北村薰写过《圆紫落语与我》系列，有《空中飞马》《叶蝉》《秋花》《六之宫公主》数册，似乎是“志学推理”的一种。几本中，我最喜欢《六之宫公主》，当然这与喜爱芥川龙之介分不开。这一类的推理小说，每个谜团都围绕一本书籍或作家展开，比如这一册，要解的

谜团就来自芥川的短篇小说《六之宫公主》。写到这，想起有位朋友，常常去台湾大学附近的旧书店淘书，曾分多次淘到3本北村薰的《六之宫公主》，曾获至宝，除了留一册收藏，剩余两册都送给了朋友。

这类学推理小说，不像常见的推理小说那般，一定有个人案件的惊悚事件。整个解谜过程风格细腻，让人恍若置身故纸堆，不过却是他国的文豪，他国的故纸。循着幽微的线索与只言片语，解锁作家们的奥秘，想来，文学气质的青年应该会喜欢。榎庭一树的《为青年设立的读书俱乐部》、三上延的《古书堂事件手帖》也是这一脉。

而最近，手边翻阅最多的是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卖马的女人》，收录了《卖马的女人》《狂奔的男人》《山峡温泉村》三个故事。松本清张的小说读来酣畅淋漓，对日本的人情社会娓娓道来。尤其是最后一个故事，对于当时当地的风物描绘令人着迷。比起其他侦探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似乎尤为青睐“偶然性”，所谓的完美犯罪，最终都会暴露在某个极致的巧合之下，其另一本长篇小说《十万分之一的偶然》也是如此，给人以宿命论的想象。

其实，一直不敢恬不知耻地称自己为资深读者。推理小说或侦探小说，于我，就像是炎炎夏日的一盅西瓜汁，清凉、解渴。如果能与书相伴，有一段还算快乐的时光；又或者，在享受了酣畅淋漓的推理过程后，还能对社会风俗人情有所了解，那阅读的目的也达到了。

少不会再增加。不仅如此，也不会再有对动物的大量屠杀和对植物的大面积焚烧砍伐。即便石化厂、核电站失修爆炸造成的污染物和辐射会导致有些物种灭绝，但总会有另一些物种坚强地活下来，甚至因基因变异变得更强。生命还会延续，只是生命的基点会悄然发生改变。

我们身后，是洪水滔天，还是万物竞自由？没有我们的世界，是会想念我们，还是会如释重负？艾伦·韦斯曼认为，人类对地球所进行的改造，到目前为止，只有火山和互相碰撞的大陆板块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但它对大自然所造成的也不是“动摇和震颤”，既然地球能从二叠纪的废墟中复活，也必然能从人类的蹂躏中康复。没有我们，生命将经历轮回，世界也会重新开始。但他也说：“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音乐、诗歌、艺术的世界里，正如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树的世界里一样。”

人类对地球造成了伤害，但也创造了美好而独特的文明。它是如此珍贵而令人骄傲，以至于一想到它将随人类一起灰飞烟灭，我们就会陷入虚无。设想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为的是更好地继续一个“有我们的世界”。如假想结束，重回现实，我们比以往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融入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才是人类生存的长久之道。毕竟，地球不需要拯救，需要拯救的是人类自己。而我们，就算不敢再妄称万物之灵，至少也别是导致这个星球感染发热的病毒才好。



□ 蒋肖斌

写天津，第一反应可能是冯骥才；写天津的小人物，第一反应可能是冯骥才的《俗世奇人》。不过，《俗世奇人》中的人物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毕竟应了一个“奇”字。终究是有过人之处，而王松的这部长篇小说《烟火》铺陈开的是一个更普通的人间百态。从题目就能看出，很市井、很生活，宏大叙事是没有的，但能具体到老百姓是怎么摆地摊的。

王松说，真正的天津人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非常崇尚手艺，而且这手艺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已经不仅是手艺，还上升成一种文化。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卖什么，基本都不是买进卖出的“中介”，而靠的是手艺。

故事从1840年开始讲：卖鸡毛掸子的，杆儿轻，毛儿长，看着密实，一抖搂又很蓬松，掸土不用掸，土似乎自己都能往掸子上跑；卖烧煤球炉子用的拔火罐儿，先把土和泥混，再踩着转滚子把泥拉成坯子，别看是用土烧制而成，却烧得比炮弹还结实，扔到地上能蹦起来，拖鞋的不光针脚密，还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踩在地上不光跟脚，也轻巧。这些如今已经消失的街边手艺，现在来看，都堪称“非遗”。

近代天津开埠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外国人的租界，另一部分是原来的老城区。这中间还有过缓冲区，《烟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于是，这些摆地摊的手艺人，也不可避免地与洋人、买办、革命者等各色人物产生关联。主人公来子的爹是卖拔火罐儿的，他自己卖过包子、鞋帽，深谙生意之道，也守住了做人的门。摆地摊的人堆里，也有英雄。

但《烟火》讲的还是普通人，所以小说中的人物还有一个特点：没有“因祸得福”的巧合。不像武侠小说，看见悬崖一定记得往下跳，跳下去才有可能获得失传秘笈，得高人指点，最终称霸武林。在普通人的剧本中，遇见灾难最大的可能就是死亡。《烟火》中即是如此，而且说死就死，毫无转机的可能。

当然，如果地摊能摆得够久，有朝一日成为著名老字号，也未可知，而摆地摊的人，也可能成为传奇。那，就是另外一种叙事了。

《烟火》的故事结束于民国末期，但天津人的这种品格，一直在延续。到了计划经济时期，商品比较匮乏，年轻人结婚时，家具不好买。于是，在天津的街巷里，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做家具的文化，而且做出来的和买的比一点不差。

比如，用铁管做双人床的床头，怎么窝这个弯儿，不是烧红了一窝这么简单。这样这个铁管就砸了。天津人就那么聪明，先在铁管里灌满沙子，然后再烧、再窝，这样既能窝出形状，铁管本身也不变形。再比如，自行车不好买，要凭购买证，当时叫凭“条儿”，天津的年轻人就用零件自己“攒”自行车。那时在天津劝业场门口一带，是个互相交换自行车零件的场所，大家互通有无，有的零件实在凑不到，还能自己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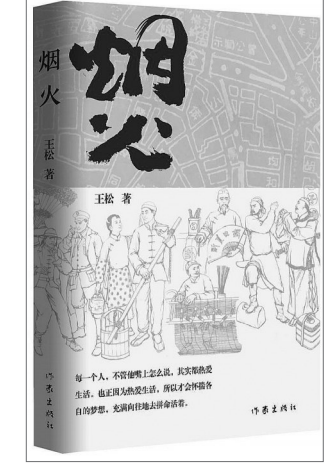
美国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摄《战争启示录》时说，他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带着观众去东南亚的热带丛林做一次探险旅行。王松说自己写《烟火》时，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他也带着读者，回到100多年前的天津，游历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市井，吸一口气这里的老百姓曾经的烟火气。

写完书，读者没回回去王松不知道，他自己反正是真回去了，而且不是简单地溜达了一圈了，而像和小说中的几代人真正真切地生活了一百年。

有一次，一个住在天津老城的朋友陪王松在“锅店街”一代转，这是《烟火》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著名街区。路边有个摆地摊的老人，跟他闲聊了一会儿。老人对当年这一带的每条胡同和各种往事都如数家珍，用天津话说出来，就“尤其生动”。老人、老人的地摊、锅店街的牌坊，这三样看上去，都像文物。

在很多受到文艺青年追捧的自由指南南中，都说要了解一座城市，就要去坐它的公交车、吃它的街边早餐、逛它的菜市场。如果一个城市还有成规模的“地摊”，那一定是必游之列。当长得一模一样的商业综合体，逐渐复制到各个城市，又下沉到县城、四方商机涌来，地摊也许是保留城市特质的最后一面墙。

摆地摊的人，有着城市最真实的面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卖的是啥，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都拼命活着。



《烟火》  
王松著  
作家出版社